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十九回 劉小姐敵殺四門 余軍師戰法兩敗

詩曰： 敏聰相從踐約婚，沙場破敵五佳人。
立功佐國男兒讓，蘭閣名標表女勛。

當下劉金錠聞太祖稱言高公子鎮守南門，正是切心觀面之人，豈懼親冒矢石之勞，即撥馬又向唐營南城殺入，奮著心氣沖入重圍，眾唐兵紛紛讓路，不能抗拒。四丫鬢刀劍砍刺，也隨馬後，不一刻殺近至南城壕邊。大呼：“高公子守城在那裏？”祇見旗蓋之下，又是紅面君王，豈是高公子！原來太祖立心誑哄此位女佳人，他在城裏先已轉上南城，在此等候，當時劉小姐少不免山呼於城下，且問高郎所在。太祖又曰：“祇為唐兵攻打西門甚急，故又令御甥現已往西城抵禦，是以復離此南城也。”小姐聞言，又疑又惱，但到此來，猶如身在半途，進退兩難之際，無可如何。又偕四婢從南門殺到西城去，有守西城將兵攔截拒敵，被小姐大刀揮於馬下者甚多，飛身入至西城內壕水邊。想來三城遍走，歷盡艱辛，還不見丈夫，一心以為即逢郎面。不料復到西城樓上一望，座下的仍是宋君王。及至詢問，復言高公子往北門去了。

劉小姐聞言，聲淚俱下，想來公子原在城中，難道宋君偏不收納奴也不成？故不容與我夫妻相見。淚下一行，呆呆不語，煩惱中也不見宋君。內中一婢夏蓮曰：“小姐似此，宋君必多疑心我們無令符為憑，猶恐是南唐詐投來賺他城池之意，故令小姐沖殺四城門。一來試驗我等來投降真偽，二來替彼殺敗南唐之兵勢。故一連殺入三門，仍不令與高公子知之，故不得相見。我小姐既已三門殺過，豈可失此，功虧一簣，即也前功盡廢了。況退後也要殺敵而回，均屬一戰的。倘不得入城為言，回家有何面目見我家老爺？今若再殺勝北門，難獨宋君又有何辭推卻？”劉小姐聽了，見事出於無奈，祇得復俯從之，觀此倍見宋太祖心狠險毒也。

當時劉小姐沖殺過三門，已有半日之久，腹中已經飢餓，少不免取出香囊中之丹丸一顆，分割開五女充飢。主婢再抖精神，即飛馬復向北門沖殺。有唐將入報，一連三門俱被宋之五女將蹂躪殘，今北門又入報，有南唐主復聞大怒，曰：“一日之間，卻被那五個臭丫頭如此猖狂，將孤的四大營盤翻作亂土，恰如彼之闖房地，由他要出則出，要入則入，又被他殘兵斬將。有此兇狠丫頭，定然軍師出陣，方能取勝也。”當時余鴻聞報，是刻劉金錠沖殺三門，已打聽真明，知此女是梨山聖母首徒，久知聖母是元母仙之首，法力精通，劉金錠是他得愛首徒，豈不加工傳口授，法寶多端。是至他沖殺三門，一聞入報，祇詐偽作不知。今現殺沖北城門，唐主逼請，不得不準依。祇得強應。

跨上梅花鹿，一陣跑至北城。見了佳人手持大刀，並無軍兵隨從，祇得四名丫鬢，俱執刀槍棍斧。余鴻曰：“來的女英雄可是梨山聖母高徒劉小姐否？”金錠一見沖出一道人，知是余鴻，對曰：“然也，道長可是赤眉祖師令高徒余師兄否？”余鴻曰：“正是。”又言：“令尊公當初曾事北漢主劉崇千歲，又乃劉崇一脈，官封一品鎮國將軍，是與宋兩為敵國，後為宋所滅。令尊公與宋得無是君之敵愾，今得我唐君困了宋王君臣，無異替與劉氏報復敵愾一般。令尊公正當差遣小姐前來翼助我南唐為正理，何得反幫助著舊君之仇敵？且令尊公當日忠氣有名，今日虧諸皓首，可不惜哉！山人與小姐雖非同教，亦乃同道中之一脈，不便同師相殘，不異鷸蚌相纏，非於兩人之利。孰不若小姐反戈投明辭暗，唐主必敬重，起復令尊公一品首職之榮，小姐是一生顯貴。山人敢竭誠心相告，願小姐三思，免至他日有失身事暗之恨，又蹈著鄭子明之轍。宋君是個無義薄情之主，其成功之後，獵犬終當宰烹，竟是有前鑒的。如小姐不悟回思，終當悔憶山人之言也。”劉小姐曰：“此乃不察天時，違道上帝之心，不諳兵衰之愚者之言，又以愚人也。唯天命無常，有德者上天順佑之，當初家父果曾仕劉崇，但主德昏庸，諂言是依，忠言逆耳不納，以至上下離心，天命改革。家君見此無道之至，難以佐弼之，故早已潔身去亂，隱姓埋名，乃明哲保身，或有訓，何得以小節拘，而責以常劍乎？且師長乃上帝之赤眉老祖師首徒，自當早明天心眷時氣運當興，今趙宋乃承運一統江山，四方割據者，不過為唐宋，俱皆為宋驅除之鸚鵡也。奴實惜念道兄八百載功夫，丹侯將成，豈不知興衰進退之有定！倘偏要逆天道而行，輔假滅真，少不免死脫於凡塵，豈不盡棄卻久坐蒲團修煉之苦心？今師妹之言，乃為正理，所見明而且大。祈道深心自量，自知回頭是岸矣。”當時余鴻聞劉金錠一席回答之言，又說他不免死脫凡塵四字，惱得滿臉通紅，將一片婆心，化作仇冤相待，喝聲：“賤丫頭！大言不慚，與爾法力上拼個高低。”一茶條杖打去，劉小姐大刀架開，戰有十合上下，余鴻支撐不住，心中一想，自言劉金錠刀法精妙，難以力敵勝之，不免發出神刀傷他，看彼可避得過否？一刻拔出，祭起飛刀，透上高空，口念咒詞。

又表當日宋太祖仍上北城樓上，初時見二人對面，不知著甚麼言語，祇離城百十丈，一語不聞，一時辰之久，即殺起來，頃刻間，祇見余鴻遠遠發祭起一小刀，金光燦燦，向劉金錠那頂上落將下來，宋太祖城堞上遠觀，甚是驚懼。心急曰：“今番女佳人，必遭妖道飛刀傷害也，是朕誤死汝了。”宋太祖正在一心著急之際，又見女佳人取出一枝小小五色彩旗，向空中一拂，又不聞他口念甚麼言詞，祇見余鴻的飛刀跌墜地中。宋太祖看定言曰：“不料此女佳人小小少年，有此法物，今想眾將皆為妖道法力所困，今不意此女能破余鴻。將來要解此圍，必此女將也。”不覺顏面大喜：“如此不失為御甥婦的，是國家有幸，生此女英雄以佐寡寡人者。也罷！待朕親擊戰鼓，以助其威，可大勝余妖道。”

當時劉小姐正與余鴻賽開五彩陰陽，已將他飛刀打下。余鴻大惱，見飛刀被他打下，即招取回收藏過。又復口念咒言，向西北方吸一口氣，拔寶劍一指，祇見狂風大起，日色無光，飛砂走石，不住打來。劉小姐一見，冷笑曰：“妖道弄此小技，奴豈懼乎？”復喝聲：“疾。”五雷雷上一放，天上打個大霹靂，依然紅日光明，狂風不起，砂石不飛。余鴻又見破了法，想來這劉丫頭移山倒海，掩日遮天，喝草為兵，五遁之術俱全，難以勝之。正在心下籌謀。

當日劉小姐見宋太祖在城上擊鼓助威，正要遣出個妙手段立功，待太祖目睹親瞻。此刻向香囊中取出聖母相贈的寶貝鋼鞭，此鞭專一擊打傍門外道，一切魑魅魍魎之妖怪。當下一刻祭起，空中金光一冒，要向余鴻打將下來。然這余鴻乃得道之輩，明知打仙鞭非凡厲害，登時落下馬來，將身一縮，忙借土遁走了。單將他腳力打得骨碎飛殘，已替代余鴻一死矣。

劉小姐見余鴻走脫去，復將唐兵大殺一陣，主婢五人紛紛追逐，傷唐兵千餘，此日圍北城之兵，盡皆散去，俱逃回城外，復報知唐主。

是日宋太祖不勝大悅，早已命守城副將一眾，將北城門大開，劉小姐下馬而進。主婢一見太祖，山呼參朝。太祖命之賜座。當時太祖方實言曰：“非寡人方纔不令汝與甥兒相見，但前月間一到城，報知救兵後隊次到解圍。豈知即染了卸甲冒風病症，已有兩月之久，未得痊癒，故不能出堂與甥婦相會。今現安枕於後堂，倘要見會他，甥婦往後堂可也。”小姐聞上語，反一驚，丈夫久病兩月。即奏曰：“陛下，臣妾雖非精於岐黃之技，然得聖母之靈丹，所調治凡人之疾，無有不痊而效者。且公子之疾，料必嬌生貴養，不久慣風霜勞頓，是至易感風邪。今臣妾且將仙丹調治之，他的小恙即日平安痊癒也。”當日劉小姐取丹調治公子之疾，不知效痊於何日？且下回分解。